[文章编号] 1003－4684(2025)03-0048-05

论汉内斯·拉切尔的全球化理论及其启示

李 睿，刘 源

（湖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8）

[摘 要]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全球化相关议题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热点。加拿大学者汉内斯·拉切尔从资本主义、地缘政治与现代性国际关系等维度对全球化理论进行批判，并将现代性作为反思全球化理论的基础。他认为，资本主义通过民主化和全球化的双重进程重塑了国际政治格局，指出资本主义现代国际关系的多重维度，从空间重构的角度彻底地反思现代性，揭示了全球化的实质，并提出民族国家在全球化时代的重要性，为正确理解资本主义及其全球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为中国更好的参与全球化进程提供重要的理论借鉴。

[关键词] 政治马克思主义；全球化；地缘政治；现代国际关系；汉内斯·拉切尔

[中图分类号] A811.1 [文献标识码] A

汉内斯·拉切尔(Hannes Lacher)是当代加拿大政治学者，现任加拿大约克大学政治科学系教授，是西方政治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超越全球化：资本主义、地缘政治与现代性国际关系》是汉内斯·拉切尔的主要代表著作，主要从资本主义地缘政治对全球化理论进行了批判，并将现代性作为反思全球化理论的基础。汉内斯·拉切尔阐释的全球化理论揭示了全球化的实质、发展及影响，尤其对提出建立“现代资本主义国际关系”有重大的理论贡献。

1 全球化与资本主义

马克思曾指出，“世界历史形成及其发展的过程，就是全球化的开启与不断深化。也正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兴起，‘世界历史’才真正开始。”[1]目前，对全球化有诸多定义。通常意义上的全球化主要是指各种信息、技术、资本、商品等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成为全球性的要素，其运行的规则也被全球认同[2]。而 500 多年的全球化历史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二战前的 400 多年；第二个阶段即为二战后直至冷战结束的 40 多年；第三阶段为冷战后。

汉内斯·拉切尔认为，当前全球化理论尽管提出了不少新观点，但是在细节上存在一定分歧。“诸多国家在全球化政治、经济、文化事务中变得越来越无所适从，以至于全球化过程中资本主义国家是否有能力履行基本的国家职能都成为了问题。”[3]当有效的权力从国家手中流失，政治权力却被其他组织吸收，很多事务从政府协调国家边界的正式和非正式的机构转移到公民社会组织手中，由此全球化理论也透视出从国家到市场的结构性转变。诚如苏珊·斯特兰奇所说：“国家曾经是市场的主人，而现在是市场的奴隶。”[4]

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依靠商业和贸易，但在本国市场的总体扩张中，没有直接导致资本主义的崛起。而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资本主义在发展自身经济的同时，加速推动了经济全球化进程，并将需求约束型的经济体制推向全球。因此，汉内斯·拉切尔在分析资本主义扩张时，特别强调了一点，贸易的扩张并未导致资本主义经济的出现，所以早期的现代国际体系竞争压力本身是无法解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过程的。原始资本主义文化在英国的出现，并不会如我们所期望的那样，产生一个能供后续情况复制的永恒模式。而从资本主义扩张的那一刻起，资本主义就通过建立一个新旧之间的复杂关系来主宰全球的社会生活。“工业化不仅改变了那些国家的经济，还预设了他们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的改变。”不过拉切尔认为，对于资本主义的扩张，一般的资本主义转型可以在地缘政治威胁专制主义国家阶级繁衍的情境下得到最好的理解。汉内斯·拉切尔认为，以英国为代表的发展模式展现出截然不同的社会形式和

[收稿日期] 2024－10－08
[基金项目] 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项目(24D003)
[第一作者] 李 睿(1982－)，女，重庆人，政治学博士，湖北工业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
[通信作者] 刘 源(2000－)，男，湖北大冶人，湖北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治理理论。

发展逻辑。在西欧众多国家内部,是不存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内生过程的,尤其是资产阶级政权在英国的确立,其实是资本主义被封建专制主义强加于社会当中,并且将其作为维护国家国际竞争力并由此获得政治特权的手段。因此,19 世纪欧洲的“国家阶级”促使社会向资本主义转型。但汉内斯·拉切尔认为,“这种威胁并非来源于内部,而是源于他们在国际体系中竞争力的下降,其海外掠夺本身就是一个以专制主义国家为前提的政治逻辑促使的结果。”[3]

如果说 19 世纪资本主义新的财产关系的出现是意外,统治阶级从专制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型显然是一个有意识的策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的起源与扩张过程中,必须考虑农民的因素,主要体现在不同国家在向资本主义转型的特定过程中所遇到的抵抗运动,而这些抵抗运动是十分重要的。同时,汉内斯·拉切尔强调,无论在英国资本主义最初的过渡中,还是在随后欧洲的扩张中,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都应该被理解为一个“经济”过程。“经济”的出现正是资本主义崛起的结果而不是前提条件。但目前理论界仍然主要把资本主义的崛起解释为一个“政治”过程,因为其中涉及到国际间的地缘政治斗争,也涉及到国内权贵阶级之间的斗争。之所以有这样的理解,是因为我们无法完全脱离现代性的研究框架,而这一框架则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资本主义政治以及资本主义过渡所需要的历史断裂。

在汉内斯·拉切尔看来,当前资本主义通过民主化和全球化的双重进程重塑了国际政治格局,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的一种基本的跨国形式,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发现资本主义与全球化之间的联系。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世界资本一旦统一,便永远不可能停息。它会不断的渗透到新的领域,越来越多的生产活动将被影响用于扩大它的价值,包括以前被视为‘非经济’形式的文化生产。”[1]此外,资本的扩张并不简单的体现为交换关系的普遍化,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进一步扩大。马克思对资本的理解使我们能够在现代性的制度秩序下挖掘一种全球社会关系的体系,而且资本主义的跨国性质总是让我们联想到全球化。“不得不承认,资本主义确实推动了全球经济一体化,但事实上,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可能性,如果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存在一个教训,那就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绝不会产生全球政治一体化。国家将如何使用他们的领土权力不单单与资本家的要求有关,还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力相关。”[5]

2　超越全球化:汉内斯·拉切尔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批判

汉内斯·拉切尔主要透过分析地缘政治的存在及其发展,解析全球化进程,并以此构建资本主义现代国际关系。在拉切尔看来,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发展其实就是地缘政治的一种形态。所谓地缘政治,是一种探讨个人、组织或团体经营通过不同的空间分布及其地理因素实施政治的手段或方法。[6]当前,学界对地缘政治的理论研究根据重点的不同,由最初对政治、军事、历史等方面的讨论,发展到后来从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分析,但是其核心观点认为地理因素是影响甚至决定国家政治行为的一个基本因素[7],汉内斯·拉切尔就是其中的代表。

从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来看,整个欧洲从专制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主要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资本在政治场域中呈现的"全球国家"形态,是根植于其要求构建全球主权体系的内在规定性。唯有在这一前提下,资本的再生产才能在特定发展阶段成为可能。“如果违背了全球资本主义的需要,那么可能再度回归到地缘政治的竞争中。在这一点上,我们最终都将回归到对帝国主义的‘解决方案’,即全球积累和领土治理之间脱节的可能性的争论。”[8]汉内斯·拉切尔还指出,我们正处于从现代到后现代的地缘政治体系中,而“全球化”就是导致其转变的力量。尽管资本呈现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但它仍然受制于国家、文化和传统事务。在提出全球化的部分理论家看来,国家主权将被削弱,并日益被全球性机构取代。但汉内斯·拉切尔认为,我们正在目睹的不只是福利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的拆解,还包括由此带来的国家层面以及社会整合的手段。汉内斯·拉切尔认为全球化与地缘政治关系复杂且相互影响。他指出,如果全球生产和金融一体化的模式是能够持续的,那么资本全球化的趋势将使政治一体化的过程变得必要。只有全球化才能确保跨国资本的社会和经济再生产,从而履行国家职能。但是,这句话不应该被看作是一个结论,而应看作使全球化的地缘政治成为可能。在某些领域,全球治理机构接管了越来越多的国家职能,尽管能保证系统的长期稳定,但并不意味着这种结构能够执行它所需的功能。此外,资本主义现代性国际关系问题一直备受国内外学者的关注。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是从经济全球化、国际性不平等、国际经济关系和国际政治关系四个方面进行阐释的,主要关注的是战争以及欧美国家内部变革环境下特定的外交政策对资本主义的影响。而帝国主义及其后继的经典理

论家主要解释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变化对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9],但拉切尔认为,马克思所提出的国际关系理论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从战争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来看,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发展到一定程度,对商务贸易的自由、世界市场、生产力模式等均有变化,人民之间的主要差异和对立会日渐减少,进而战争也会逐步减少,这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汉内斯·拉切尔认为这种论据只会在资本主义结束时成为可能。"正如特里·坎达尔所主张的那样,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1848年后欧洲的阶级斗争将只会改变19世纪俄罗斯和英国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并且,这只会当国家之间的次要矛盾导致一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反封建革命之间的世界大战才会发生。"[10]尽管资本主义国家将财产的私有化作为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方法,但现代国家之间的依赖性越发展,国家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会通过全球资本主义社会反对阶级斗争而被掩盖。在汉内斯·拉切尔看来,"国家之间的斗争只会导致社会革命的成功或失败,而现代资本主义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主要体现在国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上,尤其是资本主义国家对外扩张的过程中,战争会培养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这将引导人民为他们民族的存在而斗争,而不是阶级为了社会革命而斗争。"[3]

从帝国主义到依附理论的发展来看,新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是通过操控资本主义经济机制来控制世界,不诉诸暴力争夺,更多采取资本渗透的方式确立经济霸权,实现资本的积累和扩张,亦即资本帝国主义[3]。汉内斯·拉切尔认为,资本主义全球化带来了国际相互依赖,走向集中及其依附是一种必然的趋势。竞争是随处可见的,但竞争也消除了国家的界限。马克思主义在1900年之后在资本主义发展理论的核心问题中讨论了战争与国际关系,这些理论不再假定世界市场竞争的经济主体在经济领域的行为驱动,而国家对外政策成为马克思主义革命至关重要的问题。在政治马克思主义学者汉内斯·拉切尔看来,资本主义必然走向帝国主义,而帝国主义必将导致世界大战。虽然帝国主义的经典理论保留了两者之间牢不可破的关系,但批判资本主义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重要意义。而依附论是在20世纪初帝国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建立的。他们强调外力的依赖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并试图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过程中找到现代主权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此外,汉内斯·拉切尔认为资本主义政治空间的状态不能从资本关系的本质中衍生出来。不同的社会结构、多元主义方法论都应该遵循其内在逻辑,我们要从历史的整体性讨论,而不是相互作用产生的历史结构之间的联系。因此,下一代马克思主义者面对的是一个与之前完全不同的国际体系,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国际冲突不断增加、民族国家中工人阶级的不断增多。其实,这反映的是民族国家与世界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国家在全球化当中的作用。

3 汉内斯·拉切尔全球化理论的启示

"全球化"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就是国际关系冲突理论的重要议题,主要是关于政治、经济、文化的话语体系,但是,关于国家之间政治关系在全球化的话语体系当中讨论得非常少,直至近几年在美国和英国的论著中才出现了一定讨论,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理论即所谓的"和平的民主"理论,主要代表是迈克尔·多尔(Michael Doyle)和布鲁斯·鲁瑟特(Bruce Russett),他们继承了康德的理论,其主要的论点是"全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普世主义的和平时代,而民主正在迅速的扩散到全世界"。与之相反的是第二种理论——"攻击性的现实主义",代表人物为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森(John Mearsheimer),他认为,国际关系中的每一个大国为了自身的国家利益必然会寻求国际关系中的霸权。第三种理论是"市场国家理论"或"后现代国家理论"。该理论的代表人物是英国首相布莱尔的顾问罗伯特·库珀(RobertCooper)以及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顾问菲利浦·波比茨(Philip Bobbitt)。该理论认为,西方的"民主制度"是理解其对外政策的关键,因为每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同体制影响甚至决定着国家的对外政策。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批评是一大传统。汉内斯·拉切尔作为西方政治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学者,主要从资本主义地缘政治角度对全球化理论进行了批判,并将现代性作为反思全球化理论的基础,提出超越全球化的现代国际关系理论,这无疑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具有重要启示。

第一,资本主义全球化在地缘政治的影响下构建了新的现代国际关系体系。"全球化是一项政治规划,资本主义在这个过程中推行其政治经济体制,谋求世界霸权。"[11]资本主义全球化深刻重构了国际政治经济的各个领域,最终造成了全球经济发展的失衡,深刻影响地缘政治的发展趋势。

第二,在当代世界体系演进进程中,资本主义全球化催生出新型帝国主义形态。相较于传统帝国主义依托军事霸权与殖民占领实现资本积累的模式,

新帝国主义则是通过控制市场来完成资本的增值与扩张,这种新型扩张模式突破了传统领土扩张的局限,形成了更为隐蔽且制度化的资本统治架构。因此,全球化背景下要超越新帝国主义。

第三,资本主义全球化带来了国际间的相互依赖,走向集中并互相依附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全球化标志着资本主义"以空间换时间"的阶段性成功。在全球化的演进轨迹中,资本主义通过空间重构策略,巧妙地掩盖了其固有的内在矛盾。这一经济体系凭借强大的扩张驱动力,持续突破地理与制度边界,将资本增殖逻辑渗透至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资本主义不断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让一切都打上资本逻辑的烙印。

第四,"以地缘政治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现代性国际关系构建中,凸显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价值和地位,并从资本主义的起源和结构的讨论出发,阐明资本主义与地缘政治之间的关系,论证资本主义在国际化过程中如何成为一个整体的问题,"[12] 并以此为基础构建资本主义现代性国际关系。

尽管如此,汉内斯·拉切尔的全球化理论也存在一定局限,值得进一步商榷。首先,拉切尔正确指出了地缘政治对全球化的影响,认为资本主义政治空间的专属领域不是源于资本的内在本质,而是源于预先存在的领土国家体系。但是,并没有详细说明当前地缘政治的发展及其未来的发展趋势,也没有详细阐释如何通过国家和社会力量设法克服这种在历史上不断变化的社会空间制度的差距的独特战略。我们可以看到,在拉切尔的思路和策略中难免带有一些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成分,本质上依旧植根于历史形成的资产阶级生活范式及其价值体系。同资本主义国家话语体系一样,带有太多的遮掩和修饰;其次,在对当代全球化进程中跨国国家、跨国阶级、跨国生产等要素的剖析中,尽管他敏锐捕捉到全球化发展的特定趋向,但是却将这些要素认定为世界的主导性力量,进而忽略了民族国家在当代世界格局中仍保持强劲影响力这一客观事实,这点和威廉·罗宾逊的观点相似[13]。而我们在思考和批判全球化理论时,不能简单地视其为政治学、经济学或国际关系学单一学科的理论,尤其在国际政治体系现实意义上的权力斗争当中,西方资本主义全球化理论中诸如民主等价值理念仍然无法摆脱其普世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仍是立足于自己的价值理论。因此,我们在批判的过程中,应当强调这些理论与西方自身的社会生活、社会组织、文化价值观念等因素的关系;再次,在阐释全球化本质时,拉切尔将当今时代界定为全球性资本主义时代。这一观点虽准确把握了全球化的主导驱动因素,但未能充分考量以中国为代表的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当代国际关系及其格局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独特价值与深远意义。尤为突出的是,现代国际关系体系与当前世界各国不同的内部特点密切联系,尽管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但是在国家、市场、民主、人权等问题方面应坚持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观点;最后,他提出资本主义现代国际关系从根本上应被视为"非现代",虽然力图从资本主义全球化本身所包含的矛盾和孕育的可能性来规划替代方案,但是其提出的方案与当前的现实政治仍然存在某些脱节之处[14]。尽管他自己也承认这绝不意味着回到国家中间派的现实主义,仅作为一种新的国际关系批判的社会理论。

总之,汉内斯·拉切尔和从资本主义、地缘政治、现代性国际关系等维度对全球化理论进行了深入的论述和批判,指出了资本主义现代国际关系的多重维度,从空间重构的角度彻底地反思现代性,拉切尔通过深入剖析,清晰阐明了全球化的内在本质,同时着重强调了民族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关键地位与重要价值。汉内斯·拉切尔的论述,为我们正确理解资本主义及其全球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对思考当代中国问题很有帮助,为中国更好地参与全球化进程提供重要的理论借鉴。

[参 考 文 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 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2 版), 1995:440-444.

[2] 冯旺舟,李睿,孙厚权. 政治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理论及其启示:基于艾伦·梅克森斯·伍德的视角[J].广西社会科学,2016(10):50-54.

[3] HANNES LACHER. Beyond globalization:capitalism, territoriality and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modernity[M]. London:Routledge,2006:224-245.

[4] 苏珊·斯特兰奇. 国家与市场[M]. 杨宇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23-24.

[5] 俞可平、张胜军. 全球化:全球治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3-14.

[6] 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研究国家创新基地、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 2012[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3-24.

[7] ELLEN MEIKSINS WOOD. Global Capital, National States[G]// Mark Rupert, Hazel Smith,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Globaliza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2:17-39.

[8] 简·阿特·斯图尔特.解析全球化[M].长春:吉林人民

出版社,2011:19-21.
[9] 王音.战后帝国主义的新特征[J].国外理论动态,2007(06):17-21.
[10] 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 [M]. 初立忠,沈小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14-17.
[11] ELLEN MEIKSINS WOOD. modernity,postmodernity or capitalism[J].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1997,4(08):539-560.
[12] 俞可平.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西方左翼学者关于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若干理论的评析[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01):4-22.
[13] 王金宝. 全球资本主义批判及其替代方案的探寻:威廉·罗宾逊全球化理论述评[J]. 学习与实践, 2015(07): 23-27.
[14] 陈志刚.全球化与现代性的超越[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1:27-28.

Beyond Globalization: Political Marxist Criticism of the Theory of Globalization-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Hannes Lacher

LI Rui, LIU Yuan
(*School of Marxism, Hubei Univ. of Tech., Wuhan* 430068,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ninety s of the 20th century, globalization has been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focus in the theoretical discussion. In recent years, Hannes Lacher as the main representative of western Marxism politics in Canada has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widespread international concern because of criticals from capitalism, territoriality and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modernity. He thought that capitalism through the dual process of democrat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reshapes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points out the multiple dimensions of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capitalism, from the Angle of space reconstruction thorough reflection on modernity. He corrects understanding of capitalism and globalization provide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enlightenment, for China to better participate in globalization provide important theoretical reference.

Keywords: political Marxism; globalization; territorialit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modernity; Hannes Lacher

[责任编校: 裴 琴]

(上接第 24 页)

Analysis of Highly Skilled Talents Policies
—Based on PMC Index Model

LI Tai, PENG Bingxin, LIU Xuen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ubei Univ. of Tech.*, *Wuhan* 430068, *China*)

Abstract: We took high-skilled talents polici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collecting 27 provinces, ci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high-skilled talents policies, and finally got 154 relevant policies. By combining the analysis of policy texts and the research on policy evaluation indexes by domestic and foreign scholars, we constructed a PMC index model covering 9 first-level variables and 44 second-level variables. By analyzing the PMC indexes and PMC surface diagrams of 8 representative policies, we concluded that 4 of the8 policies were excellent and 4 were acceptable, and the overall rank was acceptable. But there were also problems: uncoordinated incentives, incomplete evaluation measures and single talent training model. In response to the above problems, we proposed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practice.

Keywords: high-skilled talents; policy evaluation; PMC index model

[责任编校: 张 众]